

廣弘明集卷第二

高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歸正篇第一之二

元魏書釋老志八

高齊書述佛志九

元魏書釋老志八

齊著作魏收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結繩以往書契所絕羲軒已還至於三代墳典之迹為秦所焚漢採遺籍復若山丘固使六家七略斑馬區異釋氏之學聞於前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獲昆耶王及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天神列於甘泉宮燒香禮拜此則佛道流通之漸也及開西域遣張騫使大夏還云身毒天竺國有浮圖之教哀帝元壽中景憲受大月氏王口授

浮圖經

後漢明帝夢金人項有日光飛行殿庭傳毅始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等使於天竺寫浮圖遺範仍與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又得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帝令畫工圖之置清涼臺及顯節陵上緘經於蘭臺石室浮圖或言佛陀聲相轉也譯云淨覺言滅穢成明道為聖悟也

凡其經旨大抵言生生之類皆因行業而起有過去當今未來歷三世識神常不滅也凡為善惡必有報應漸積勝業陶冶麤鄙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佛道也其間階次心行等級非一皆緣淺以至深藉微而為著率在於積仁順蠲嗜欲習虛靜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則依佛法僧謂之三歸若

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殺盜婬妄言飲酒大意與仁義禮信智同云奉持之則生天勝處虧犯則墜鬼畜諸苦又善惡生處凡有六道焉

諸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高二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二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亦聲相近也其根業各差謂之三乘聲聞緣覺及以大乘取其可乘運以至道為名也上根者修六度進萬行拯度億流彌歷長遠登覺境而號為佛也

本師釋迦文此譯能仁謂德充道備戲濟萬物也降於天竺迦維羅衛國王之子生於四月八日夜從母右脇而出姿相超異者三十二種天降嘉瑞亦三十二而應之以二月十五日而入涅槃此云滅度或言常樂我淨明

無遷謝及諸苦累也又云諸佛有二義一者真實謂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二權應者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脩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斯則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佛既謝往香木焚屍靈骨分碎大小如粒擊之不壞焚亦不焦而有光明神驗謂之舍利弟子收奉竭香華致敬慕建宮宇謂之為塔高二猶宗廟也故時稱為塔廟者是矣於後百年有王阿育者以神力分佛舍利役諸鬼神造八萬四千塔布於世界皆同日而就今雒陽彭城姑臧臨淄皆有阿育王寺蓋承其遺迹焉而影迹爪齒留於天竺中途來往者咸言見之初說教法後皆著錄

綜覈深致無所漏失故三藏十二部經如九流之異統其大歸終以三乘爲本後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經義以破外道皆傍諸藏部大義假立外問而以內法釋之傳於中國漸流廣矣漢初沙門皆衣赤布後乃易以雜色至於微言隱義未之詳究有沙門常山衛道安性識聰敏日誦萬餘言研求幽旨慨無師匠獨坐靜室十有二年覃思構精神悟妙曠以前出經多有舛駁乃正其乖謬爾後沙門傳法大著中原

魏先王建國出於玄朔風俗淳一與西域殊絕故浮圖聲教未之得聞及神元與魏晉通聘文帝在洛陽昭成在襄國備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經郡國見沙門皆致敬禁軍旅無有所犯有沙門僧朗與其徒隱于秦

山帝致書以繒素毳毼鉢錫爲禮今猶號朗公公焉

天興元年下詔曰夫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寔及存沒神蹤遺法信可依憑其勅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歲作五級佛圖者閣岷山及須彌山殿加以續飾別構講堂禪房及沙門座莫不嚴具焉

太宗踐位亦遵先業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俗皇始中趙郡沙門法果戒與二行精至開演法籍太祖詔徵以爲沙門爲統四縮攝僧徒言多允愜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彌加於前永興中前後授以輔國宜城子忠信侯安城公之號皆固辭帝常親幸其居以門狹小不容輿輦更廣大之年八十餘大常中

卒帝三臨其喪追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初
果年四十始爲沙門有子曰猛詔令襲果所
加爵

云云所述沙門
等文多不載也

世祖燾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業每引高德
沙門與共談論四月八日與諸佛像行於廣
衢帝親御門樓臨觀散華以致禮敬

世祖平赫連昌得沙門惠始本張氏清河人
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之觀習禪定於白渠
北晝則入城聽講夕還處靜三輔有識者多
宗之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真及僚
佐皆敬重焉後義真之去長安也赫連屈豆
追敗之道俗少長咸見坑戮惠始身被白刃
而體不傷屈豆大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寶劍
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罪後至京都多
所訓導人莫測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禮敬自

高二

五

初習禪至於沒世五十餘年未嘗寢卧跣行
泥塵初不汙足色踰鮮白世號曰白脚阿練
自知終期齋潔端坐僧徒滿側凝泊而絕停
屍十日容色如一死十餘年開殯改葬初不
傾壞舉世異之送葬者六千餘人莫不感慟
中書監高允爲傳頌其德迹冢上立石精舍
圖像存焉

世祖雅好莊老諷味晨夕而富於春秋銳志
武功雖歸宗佛法敬重沙門而未覽經教深
求緣報之旨及得寇謙之道以清淨無爲有
仙化之證遂信行其術司徒崔浩奉謙之道
尤不信佛每與帝言數加誹毀謂虛誕爲世
費帝以其辨博頗信之會蓋吳反於杏城關
中騷擾帝西伐至長安入寺中觀馬沙門外
從官酒入其便室見有財產弓矢及牧守官

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帝先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下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留臺下四方一依長安行事又詔曰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一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過期不出沙門身死者誅一門時恭宗爲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表陳刑殺之濫又非圖像之罪再三帝不許乃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信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無此也誇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已來繼代禍亂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爲丘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跡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弊欲除

高二

六

僞定真復犧農之政其一切蕩除胡神滅其蹤跡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其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若有若無皆是前代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強之徒接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世有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在所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除沙門無論少長悉坑之是歲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預知各得爲計京邑四方沙門多士匿而免者其金銀寶像經論大得秘藏至於土木寺塔聲教所及皆畢除毀

集論者曰帝本戎馬之鄉素絕文義之跡既

參軍事所往誅殄唯斯為政餘無涉言故殺史官恥述過也屬崔浩密構莫識佞辯遂行誅除時以為一代之快意也不久癘及追悔者無由視崔浩若仇讎淫刑酷毒為天下同笑也初浩與寇謙同徒苦與浩爭浩不從謙曰卿今促年受戮滅門戶矣至真君十一年浩誅備五刑時年七十帝頗悔之然事已行難中修復恭宗潛欲興之未敢言也時法令寬施存信之家奉事沙門竊法服誦者殷矣至十三年二月因癘而崩子晃讒死而孫立焉檢別傳浩非毀佛法宗尚天師寇謙之學仙道也妻郭氏敬信釋典誦金剛般若經浩取焚之捐灰於廁及幽執檻車送于城南使衛士十人行洩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浩曰斯吾投經之現報也初浩得肆其佞誅

夷釋門深文加謗昌言下詔以為妖鬼之大魁也帝未委之可謂非常之人能行非常之事信矣浩門既誅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親姻也盡夷其族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驗矣集論者曰自古三公之加刑者斯最酷也豈非恨其飾詐邪佞濫毒仁祠致癘及躬無由自免顯戮讒構密悔前愆克已復禮固難則矣不自責於闇惑方乃作虐尤人終非靜過畢為噬臍者所及昔龍逢之遭夏桀比干之剖殷辛立炮烙以樹嚴刑設酒池以悅臣妾時人豈謂為正化也縱而飾非褒而唱善及後南巢被放白旗懸首無有代者身自當之國除身喪無所追收禍不旋踵自貽伊戚降斯已後代代率然禪讓之道魏文開其實錄

覈於終古堯舜其猶病諸故佛經曰二儀尚
殞國有何常斯至言也世祖若能撫躬反問
本餘幽都禮義之所不行慈濟由來莫識不
知昔乘何業奄有中原如何恣此昏凶行茲
傲虛事不可也用此自勵追悔絕乎

時有沙門玄高者高二空門之秀傑也通靈感衆

道王河西涼平東歸太武信重爲太子見之
師也見孝敬自天崇仰佛法崔寇得倖於帝
恐見攝政或見危逐遂密讒於帝謂有異圖
可不先慮帝乃信之便幽太子於深宮帝夢
其祖父執劔怒曰太子仁孝忠誠允著如何
信讒帝寤集朝臣以述之諸雄伯曰太子無
事枉見幽辱又帝信之以真君五年正月下
詔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鴻業恢隆萬
代武功雖昭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

治也今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從制度爲萬
世之法夫陰陽有徃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
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可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
百揆更舉賢良以備列職擇人授任而黜陟
之其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云崔浩又譖
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
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若不早除必
爲巨害帝又納之即幽太子死之又收高於
平城南縊之即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爾夜門
人莫知其死忽有光明遶塔入房有聲曰吾
已逝矣弟子等崩赴屍所請告遺訣高覺然
起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跡理恒
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當如我耳汝等死後
法當復興善自修心無令後悔言已便卧而

絕崔浩讒辭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
沉沙門乎

太武以真君十三年二月五日崩太子先已
幽死吳王以九日即位改元永平十月一日
吳王又崩帝孫諱濬即位改元興安是爲文
成帝也廟號高宗然佛教遠大光明四海此
洲萬國無王不奉北魏雖除南宋彌盛稱爲
真君明主不亦惑乎猜子而信賊臣孰可悼
乎感痛而自嬰禍斯酷甚乎民思反正存立
非一興安元年高宗踐極下詔曰夫爲帝王
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
益羣品者雖存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
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
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
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

善性排撥羣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
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
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
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徃徃如林夫
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姦淫之儔得容假託諸
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其瑕豐戮其
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
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鴻緒君臨萬
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諸州城郡縣於
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任其財用不制
會限其有好樂道法欲爲沙門不問長幼出
於良家性行素篤鄉里所明者聽出家率大
州五十人小州三十人足以化惡就善播揚
道教也於即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徃時所毀
圖寺並還修復佛像經論皆得顯出于時屬

賈王種沙門師賢者東遊涼城又遊京下值
罷佛法權假醫術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
為沙門同輩五人帝親為下髮賢為僧統云云
興光元年勅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
五帝鑄釋迦文像五軀各長一丈六尺用赤
金二十五萬斤沙門曇曜帝禮為師請帝於
京西武州西山石壁開窟五所鑄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彫飾奇偉冠於萬代
今時見者傳云谷深三十里東為僧寺名曰
靈巖西頭尼寺各鑿石為龕容千人已還者
相次於北石崖中七里極高峻佛龕相連餘
處時有斷續佛像數量孰測其計有一道人
年八十禮像為業一像一拜至于中龕而死
尸僵伏地以石封之今見存焉莫測時代在
朔州東三百里恒安鎮西二十餘里徃徃來

高二

十一

者述之誠不思議之福事也皇興元年高祖
孝武誕載於恒安北臺起永寧寺七級佛圖
高三百餘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於天
宮寺造釋迦文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
斤黃金六千斤又搆三級石佛圖高十丈椽
棟楣楹上下重結大小皆石鎮固巧密為京
華壯觀延興元年顯祖獻文禪位於太子僧
蓋一名宏即孝文也年五歲聰聖玄覽窮神
知幾既初踐位顯祖移御北苑崇光宮統習
玄籍建鹿野佛圖於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
十里巖房禪室禪僧居之
承明元年顯祖太上皇崩造建明寺爾後建
福度僧立寺非一
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
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

二十人著令以爲常准

太和十九年帝幸徐州白塔寺顧諸王侍臣曰此寺近有名僧嵩法師者受成實論於羅什後授淵法師淵又授登紀二法師朕每翫成實可以釋人深情故至此寺道登雅有義業高祖眷賞恒侍講論於禁內及卒帝悼惜施帛千匹設一切僧齋京城七日行道下詔曰朕師登法師奄至殂背痛怛摧慟不能已比藥治慎喪未容即赴便准師義哭諸門外緇素榮之

西域沙門跋陀者有深道業帝所敬重詔於少室山陰立少林寺以居之公給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詔曰羅什法師可謂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寺獨有遺蹤欽悅修跡情深遐邇可於舊堂所爲建三級佛圖

五二

十二

又見逼昏虐爲道殄軀既暫同俗禮應有子胤可推訪以聞當加叙接先是立監福曹又改爲昭玄備有官屬以斷僧務即如今同文寺崇玄署是也高祖時知名沙門有道順慧覺僧意慧紀僧範道辯慧度智誕僧顯僧義僧利並以義行重焉

有魏孝文聖天子也五歲受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於洛二十年改姓爲元氏文章百篇冠絕終古初登詔誥假手有司太和已後並自運筆前後諸帝不能及之如僧行篇所下詔也

世宗即位下詔曰緇素既殊法律亦異故道教彰於互顯禁勸各有所宜其僧犯殺人已上罪者依俗格斷餘犯悉付昭玄以內律僧制判之熙平元年詔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

經律涉七載正光三年冬還所獲經論一百七十部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准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

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去地三百一

十尺後以斬山高二太高費功難就奏移就下平

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爲世

宗造石窟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二

十四載方成用工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

肅宗熙平中於城內起永寧寺靈太后親率

百僚表基立剎塔有九層高四十餘丈費用

不可勝計景明寺塔亦其亞也爾後官私寺

塔其數甚衆

神龜元年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寺塔漸多妨民居事略云如來闍教多約山林今此

僧徒戀眷城市豈湫隘是經行所宜浮誼是
栖禪之地當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且住者
既失其真造者或損其福乃釋氏之糟糠法
門之社鼠內戒所不容王典所宜棄矣奏可
未幾天下喪亂加以河陰之禍朝士死者復
捨其家爲寺禁令不復行焉

興和二年詔以鄴城舊宮爲天平寺世宗已
來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慧猛慧辯慧深
僧暹道欽僧獻道晞僧深慧光慧顯法榮道
長並見重道俗自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
流通大集中國凡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
於是所在編戶相從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
役猥濫之極自中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計
僧尼二百餘萬其寺三萬有餘流弊不歸一

至於此識者所以太息矣

道家之源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跡無常投軒轅於峨眉教帝譽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高二尹喜受道德之旨十四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不可勝紀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是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勞心竭事所在追求終莫之致退恨於後故有樂大徐氏之誅然其道惑於人効學非一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鶴鳴因傳天宮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祀跪拜各有成法於是三元九府百二十

官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竊佛經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勅水奇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消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而尊事之初文帝入賓於晉從者云登仙伊闕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曹郎董謚上服食仙經數十篇乃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鍊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特修焉太醫周澹苦其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高二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十五懼死因請自辟穀太祖許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洒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乃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南雍州刺史讚

之弟早好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有仙人成公興備作謙家後謙之筭七曜惘然不了興曰何爲不釋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近筭周髀不合興令依言布之俄爾便決謙歎服欲師事興固辭求爲謙之弟子未幾與入華山居石室興採藥與謙服不復飢又共入嵩高山石室曰當有人將藥來得但食莫疑尋有人將藥至皆是毒蟲臭物謙之懼走興還具問便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爲帝王師耳興事謙七年便曰不得久留明中應去至期果卒見兩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錫杖及鉢至興屍所興欬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謙之守志嵩嶽以神瑞二年十月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已來地上

曠職上谷寇謙之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已來不傳於世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僞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寧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加之以服食閉練使

玉女九疑十二人授謙導引口訣遂得辟穀氣盛顏色鮮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

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上師李普文來嵩嶽云老君之玄孫也昔居代郡桑乾漢武帝時得道爲牧土宮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

高二

十六

地方十八萬里其中爲方萬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云嵩嶽所統廣漢方萬里以授謙之作誥

云云

錄圖六十卷真經付汝輔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能興造克就則超登真仙

矣又云地上生民末劫垂及行教甚難男女立壇宇朝夕禮拜云

又云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天別三十六宮宮有一主其赤松王喬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命謙之與羣仙爲友

又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三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天上衣服悉然

始光年中初奉其書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辟穀之所供其食物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獨異其言因師事之受其法術上疏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則有天應而河洛圖書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此昔漢高英聖四皓猶或恥之不爲屈節今

高三

十七

清德隱仙不召自至斯誠陛下侔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俗常談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世祖欣然時年九歲乃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其餘弟子在山中者於是崇奉天師立道壇顯揚新法布告天下道業大行浩事天師甚謹拜禮人或譏之

于時中嶽道士三十餘人至起天師道場京之東南重壇五層依新經制度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齋肅祈請六時月設厨會數千人謙之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開古未有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世祖從之至道壇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以從道家之色也自後諸帝即位皆如之

恭宗見謙之奏造靜輪天宮必令高不聞雞犬聲與上天神交接功役萬計經年不成乃

言於世祖曰人天道殊卑高定分今謙之欲
要以無成之期說不然之事財力費損百姓
疲勞無乃不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東山萬
仞之崖爲功差易帝深然之但爲崔浩贊成
難違其意沈吟久之曰吾亦知其無成事既
爾何惜五三百工真君九年謙之卒葬以道
士之禮諸弟子以爲屍解變化而去靜輪天
宮竟不成便止

時京兆韋文秀隱中嶽世祖徵問方士金丹
事對曰神通幽昧變化難測可以閤遇難以
預期臣昔受於先師未之爲也世祖重其豪
族溫雅遣與尚書崔曠詣王屋山合丹竟不
成時方士至者前後數十人曆出名行
河東祁纖好相人世祖賢之拜纖上大夫
潁陽絳略聞喜吳劭導引養精年百餘歲神

高二

十八

氣不衰恒農闔平仙博覽百家不能達意然
辭對可錄帝授官固辭
扶風魯祈遭赫連虐避地寒山教授數百人
好方術少嗜欲

河東羅崇之餌松脂不食五穀云受道中條
山有穴道崑崙蓬萊得見仙人往來帝令還
鄉立壇祈請詔河東給所須崇入穴百步遂
窮召還有司以誣罔不道奏罪之世祖赦之
以開待賢之意

東萊王道翼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
通經章符錄不交時俗顯祖令青州刺史召
赴都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給衣食終身

太和十五年詔曰夫至道無形虛寂爲主自
有漢已後置立壇祠先朝以其至順可歸爲
立寺宇昔京城之內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櫛

此人神猥湊非所以祇崇至法清敬神道可
移於都南桑乾之陰嶽山之陽永置其所給
戶五十以供齋祀之用仍名爲崇虛寺可召
諸州隱士圓滿九十人遷洛移鄴踵如故事
其道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月
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高人一百六十人
以行拜祠之禮

高二

十九

諸道士罕能精至又無才術可高武定六年
有司報罷之河東張遠遊河間趙靜通等

齊文襄王別置館京師重其道術而禮接焉
余檢天師寇謙之叙陳太上老君所言同夫
蓬萊之居海下崑崙之飛浮天上也

又云三十六土萬里爲方三百六十等何異
張角之三十六方乎案後漢皇甫嵩傳云鉅
鹿張角自稱大賢郎師奉事黃老行張陵之

術用符水呪法以治百病遣弟子八人使於
四方行化道法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
萬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民莫不必
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之號也大方萬
餘人小方六千人訛言蒼天死黃天當立歲
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邑寺門作甲
子字中平元年三月五日內外俱起皆著道
士黃服戴黃巾或殺人祠天于時賊徒數十
萬衆初起潁川作亂天下並爲皇甫嵩討滅
餘潛不滅今猶服之

高齊書述佛志第九

隋著作王劭

劭曰釋氏非管窺所及率爾妄言之又引列
禦寇書述商太宰問孔子聖人事又黃帝夢
遊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佛神遊而已

